

男生真的觉得跟谁结婚都一样吗？为什么？

曾经他可以为初恋赴汤蹈火，如今，对着众多相亲对象，他说：没有太多的印象，很多都是见一两次没感觉。

为了给初恋女友送上家乡肠粉，他打飞的从广州到东北；为了女朋友回家有一盏亮着的灯，他放弃自己的工作到女友所在城市。

他是我的高中同学阿豪，35岁的他依旧单身。他说，「炽烈的感情是一种年少的奢侈品，现实生活本质是平淡与落寞。」

2017年他一共相亲了23次，「没想到连将就都变得这么难」。

1

阿豪家在韶关X县，县城人口近十万。这座县城位于韶关最南部，1988年以前属广州市管辖，开车到从化只需1个小时，到广州市区2个小时，到深圳2个半小时，而到韶关市区，则需4、5个小时。

X 县人对韶关也没什么归属感，年轻人通常都是往广深发展，阿豪也不例外。他先在深圳奋斗了 4 年，后为了爱情投奔广州，干着一份体制内的工作，蜗居在白云区的一间出租屋。

眼看人到中年，工作也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，看透了生活本质就是「搵两餐」。更何况，父亲电话里总是左一句「儿要在身边」，右一句「人老了，感个冒也要一个月才能好」，最让他受不了的，是母亲每晚哽咽着打电话问「啥时候带媳妇回来」，作为家中独子，责任重大，阿豪只得决然加入北上广深逃离大军。

可女友无意跟他窝在小县城，阿豪也可以想象，将来吵架对方委屈了肯定会指控他毁了她前程。一句「再见亦是朋友」，两人和平分手。

但阿豪也不是从来就如此洒脱。

在我印象里，年少的他可以为了女孩的一个微笑、一句无心的话义无反顾，因此也尝过不少爱情的苦涩滋味。

情窦初开的高一，他在课间无意偷窥到一个咬着笔头思考的女孩，对视数秒后被那在阳光下侧着脸的调皮微笑打到心。于是，他开始暗恋那女孩，用着最笨拙的方法吸引对方的注意力。女孩某天抱怨 MP3 不见了，他把整个学期的早餐钱拿去买了一部新的 MP3，故意在女孩出门那一刻扔在她家门口。然而，一年后，他眼睁睁看着女孩和另一个男孩在课堂里偷偷牵起了手。

后来终于初恋了，远在东北上大学的女友说想念家里的肠粉（X县特色小吃），他就一早从广州回到X县，打了包又从广州飞到哈尔滨，一趟「飞的」花光了他大学一年的生活费，只为送去一碟落地后已经结成冰的肠粉。然而，女友最后还是嫁给「合适过日子」的公务员。

毕业后的恋爱里，女友有次幽怨地说，她期待的是回家时有一盏为她亮着的灯。于是，他毅然放弃了深圳的稳定工作来到广州，从零开始打拼。但爱情的甜蜜期很快过去，女友开始天天计算着工资和房价，他曾经奋不顾身的浪漫变成了鲁莽、冲动和毫无计划.....

在生活的洪流里，曾经的刻骨铭心都被琐碎磨灭了，阿豪发现自己在爱情里曾经那么强烈的情绪色彩，也都被时间洗刷干净了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连分手，他似乎都不再感到疼痛了。

他总结的结论是：「炽烈的感情是一种年少的奢侈品，现实生活本质是平淡与落寞。」

2016年末，阿豪回到X县。

父母一辈子都是小镇公务员，阿豪又是大学学历，在老家寻觅一份体制内的工作并不难。2017春节过后，阿豪就进入了县城一政府部门。

工作落实了，父母很快把重点工作转移到他的婚事上——在小镇里，像阿豪这个岁数还单身的人，几乎已经没有了——找个对象，成了阿豪2017年最重要的年度目标。

可一年的相亲下来后，阿豪更不明白了，论条件，他有房（还是两套）、有车、是最稳定的政府工作，长得也算俊朗，为人不龟毛也不暴躁，几乎完全满足小镇相亲里追求稳定的「最理想」的条件。

「但，怎么连将就也变得那么难？」他说，他原本「希望与对方有话题可以聊，价值观至少要匹配」，但一年下来却发现，「很难找到能好好说话的人」。

2

本来阿豪对相亲是不抗拒的。经历过三段感情，他清楚，男女之间，谈爱情太奢侈，过日子，找个适合的人就可以。目标定了，实现的渠道和方法他并不在意。

于是，阿豪父母的亲戚、朋友、同事、同事的朋友及同事妻子的朋友，只要有点关系的人，都自告奋勇地要做媒人。阿豪父母照单全收，又深怕「网撒得不够广」，还真金白银请了个金牌媒人，美其名曰：「做事还是得找专业的。」

金牌媒人李姨是 X 县本地人，曾在妇联任职。90 年代末，当时的年轻人纷纷仿效国外办理了西式婚礼，嗅到婚恋商机后她下海经商，开了一家婚庆公司，利用曾经的人脉，生意源源不断。婚庆活动中，她又接触了大量的未婚青年，热心肠的她见一个帮一个，十几年来帮助搭红线的对象之多，用她的话来说，「县城里每二十对新婚夫妇中没有三对也有两对了」。

李姨说，阿豪从广州回来，「适合去过大城市见过世面的女孩。刚好有个 88 年的，也刚从广州回来，应该有共同话题」。

女孩的照片还没看，在父母「宁杀错不放过」的迫切中，阿豪只好先加了李姨推过来的微信。

微信上聊了两天，阿豪便约女孩见面。

女孩惊讶，「这么快见面？」阿豪坦言，「父母着急嘛。」女孩答应了，「哪里见？」阿豪看看时间，「晚上 9 点半，可以吃宵夜。」刚想发送大排档地点，女孩先发来信息：「X 县的大排档好脏的，我不吃的。」

阿豪只好找了家在县城里算中档的西餐厅。

见了女孩，阿豪推过去菜单。女孩翻了几页，先瘪嘴后摇头，最后点了杯奶茶。奶茶送来，抿了一口，女孩皱眉：「这奶茶没有广州的好喝，奶不纯啊。」

阿豪没接话。

女孩又开口了：「X 县啊，就一小城镇，空气还那么差，还没广州好；你看，天都没广州的蓝。真不懂。」

阿豪说：「这不是向大城市靠拢，到处建新房子嘛。」

「建个鬼啊，有谁买？又不是北上广深。」

阿豪没话接。点的鸡翅和薯条送来，他赶紧推到中间，挡尴尬：「试试？」

女孩从包包里拿出纸巾，拿起叉子，用开水烫洗后再用纸巾擦干，挑了一块，咬了一口，就把鸡翅放在一边：「呃，好韧的

肉，还咸，没放蜂蜜吧。比广州做的差多了。」

气氛似乎更尴尬了。

阿豪如坐针毡，不停看表，43 分钟里，女孩提到「广州」不下 30 次，他后来实在受不了，赶紧喊着「埋单」。

那杯奶茶 18 元，鸡翅薯条 34 元。女孩瞄了一眼账单，第 31 次「广州」脱口而出：「你看，物价跟上广州了吧，味道差多了。」

阿豪无言，他根本不知道这女孩一身的优越感从何而来——出身？李姨说了也就「正常家境，普通工薪族，从广州回来也半年了」；学历？二本；身材相貌优势？身高 1 米 55，体重 110 有余。

「发『公主病』你得有公主的资本啊，难不成还要我每天到广州给你买牛奶，买鸡翅？这不是公主，是病，病入膏肓。」

当晚回去，阿豪毫不犹豫把女孩拉进黑名单。

3

「娇贵」的女孩不行，李姨随即就说，她也有吃苦耐劳型的，「有个女孩先在番禺打工，后来和朋友合伙开店，做了老板娘。」

阿豪听后，一口回绝：「在广州的（女友）被爸妈拆了才回来的，现在又去找番禺的，当初我何必回来？」

李姨想想，也有理，说，「没事，那就只给你物色在 X 县的。」

隔了一个星期，一个在佛山的朋友来了信息说，他妹妹有个朋友，单身，父母年纪渐长，想找个 X 县的男朋友回来定居。

阿豪一听，「孝顺，那靠谱」。加了分享过来的微信，头像里女孩黑直长发，侧着脸托着腮望着湖边，看起来是自己喜欢的纯情款。

打了招呼，自我介绍，「我叫阿豪」。

女孩立刻问了，「是在 xx 局工作吗？是 xx 的同事？」

阿豪惊讶，「你怎么知道？」

女孩说，「我就是李姨要介绍给你的那个啊。听说我在番禺你就不要了。哈哈，我就来佛山疗伤啊，和朋友说起，她就介绍了她哥哥的朋友，没想到还是你。哈哈，我很想回 X 县啊。」

阿豪心里有点悸动——「没想到是同一个女孩，缘分啊」。前三份感情总是有缘无分，他知道有缘分就成了一半了。

两人很快聊上，谈在外闯荡的艰辛，谈异地他乡的孤独，谈父母渐老的焦虑，谈在适合的年龄做适合的事。

聊得投缘，两个星期后，阿豪约女孩回家看父母顺便见面，女孩应约而回。

3 月的 X 县依然寒气逼人，夜里 7 点在车站里接到女孩后，阿豪极度怀疑自己此刻见到的妹子是假扮的：黑色长靴、黑色短裙、红色紧身毛衣，头像里的黑直发变成黄色卷发，浓黑的眼线，右侧脸颈部、手上还有纹身。

那一刻，阿豪想起了那句「『照片』等于『照骗』」，原本热乎的心思凉了大半截。出于礼貌，阿豪还是带着女孩吃了饭，吃到 8 点半，客气地说送女孩回家。女孩说，难得回来，约了朋友唱 k，邀请阿豪同往。

阿豪对唱歌没太大兴趣，便拒绝了。近 12 点，没想到女孩又打来电话，说在酒吧跳舞，喝了酒，希望阿豪来接她回家。

那家小镇酒吧打着红蓝青色彩斑斓的 LED 灯，闪呀闪的；在电脑下载的重金属音乐中，有人在舞池里扭动着，有人在一边晃着骰子喊着数，有人在吧台旁抽着烟。

曾经熟悉的乌烟瘴气让中年阿豪头痛：这么多年过去，这酒吧怎么还这么土气，依旧存活着？

环绕一圈，阿豪在舞池里看到了被三对男女包围着的女孩，她跳得正 high，身体跟着旋律扭动，头有节奏地上下晃动，腰肢妩媚，小短裙抖啊抖.....

一曲未了，阿豪挪步上前，浓重的酒气息夹杂着汗味儿扑面而来，女孩又说不同意回家，吵着要吃宵夜。一群人浩浩荡荡在夜宵档里又喝了一打啤酒，女孩的闺蜜跟阿豪解释，「她平时不这样喝的，别介意」。

吃完宵夜，女孩已经是醉得东倒西歪，无法走路。闺蜜提议就近开房，被人看作是女孩「男朋友」、连母亲和初恋都未曾背过的阿豪，背着女孩爬上宾馆三楼，心里狠狠地想：真是赔了夫人折了老腰！

一进门，醉醺醺的女孩就开始脱衣服，吓得阿豪赶紧抽起床单包盖上去。

女孩闺蜜在一旁笑，「这里交给你了，我到隔壁睡觉，有事找我。」

阿豪瞪大眼睛，「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啊。」

闺蜜留下句，「没事，交给你了，走了。」

「醉得不省人事不断脱衣，这还叫没事？难道不怕我.....？」看着横七竖八的女孩，再看看她的朋友们，阿豪剩下一半心思也全凉了。

4

听阿豪嫌「女老板」太豪放，李姨又说她物色到了婉约派小护士：「温柔细心体贴，深得病人欢心，照顾自己男人肯定比照顾病人更用心。你捡到宝了。」

阿豪心想，过日子就需要个会照顾人的人。

加了微信，女孩主动发来个蠢萌小白兔表情问候：「你好哇，我是小小D，生于（暂时保密哦，但肯定比你小小小），毕业

后一直在村医疗所。可以一杯奶茶和朋友聊一天哦，喜欢看日韩剧，很喜欢小动物哦。」

据说喜欢动物的人都比较善良——阿豪有了丝好感，模仿起小护士的句式：「我叫阿豪，生于 1983 年（无需保密，比你大很多，但我解读为成熟），毕业后闯荡四方，喜欢开车兜风，空闲时就钓鱼，对动物一般喜欢。」

随后，女孩发来了摸着头好奇的小白兔表情，开始了一连串的问题：

—35 岁了，怎么这个年纪还没结婚啊？

—没找到合适的。

—为什么喔？

.....

阿豪还在思考着怎么回答，女孩又发来问题：

—你恋爱过吧？

—嗯，谈过。

—几次呀？

—三次。

.....

—都是做什么的呢？

—三个人都不合适啊？

—都分别为了什么分手呢？

—是她们不懂得珍惜吗？

—还是你自身的问题咧？

—听说你在政府部门工作，家里也有房有车，应该很容易找对象啊，为什么还没找到呢？

—媒人给我看你的相片，还蛮帅的，你是不是很挑剔呀？

—是忘不了前任吗？

—还是不想安稳吧？

—或者是身体上的问题呢？

.....

连续不停的问题轰炸着，阿豪觉得这不像是在相亲聊天，而是在看病就诊，遇到的还是个有强烈窥探他人隐私的话痨。

最重要的是，那一串的「呀」、「呢」、「吗」、「吧」、「哦」、「喔」语气助词，阿豪难以想象对方以什么神态说出来，「日剧女主角？」

看着一排排无法回答的问题，阿豪心一横，回信息说：

—我觉得我们不太适合。再见。

—为什么这么快下定论呢？

—你是个很容易冲动的人吧？

—而且你还很武断，是不是咧？

—再见是真的会再见吗？

—你现在知道自已的问题了吗？

—你不敢回答了？

.....

想找的是媳妇，不是心理咨询师，更不是窥探狂，阿豪只好把对方拉入黑名单。

得知这个小护士不成功，李姨又推荐来了另一个护士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，阿豪本不想接受，但李姨信誓旦旦：「那个小护士在农村医疗站，事不多，一找到人就爱瞎聊。这个护士不一样，是县城人民医院的，活泼懂事又识大体，绝对不八卦。」

阿豪将信将疑开始接触第二个护士。女孩 93 年的，该问的不该问的确实有分寸，玩笑也开得点到即止。

阿豪隔天就去医院接女孩下班，喝个咖啡，看场电影，吃个饭。一个月后，女孩在一场电影结束时侧过脸，闭上眼，送上嘴唇。阿豪却只蜻蜓点水吻了对方的额头，「未正式确定关系之前，我不会动你。」

女孩大方回答：「好，你知道，我喜欢你，所以不要让我等太久。」

与女孩的相处难得的顺利，阿豪父母也见过女孩，表示满意。阿豪开始思考，与这样的女孩平平淡淡过日子也未尝不可。

郑重考虑后，阿豪定了家西餐厅，想当面跟女孩说准备正式与她交往，发微信约女孩，系统却提示「你并非对方好友，请先添加」。

被女孩拉黑了！一头雾水的阿豪赶紧给李姨打了电话，「之前处得好好的，为什么拉黑我？」

第二天，女孩手机发来信息：「你是不是和 xx 村的护士拍拖了？她说你们一直在一起，你一脚两船了。」

「和你试着交往两个月，你看过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次微信给她吗？」阿豪回复，「如果交谈加起来都不到一个小时也算交往，那就算是！」

女孩回信息：「我们一起的时候你好像是没有给其他人发过微信，打过电话。可是，她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而是觉得对方没必要说谎。」

看着那逻辑漏洞，阿豪也是无语了。女孩又发来信息：「加我微信，给我截图看看你们的聊天记录。」

看着女孩的好友申请，阿豪突然泄气了，回复说：「算了吧，相处两个月对我还没有一定的了解和信任，也没必要谈了。」

这一次，阿豪才意识到，或许将就，比寻爱还难。

5

两个小护士风波后一个月，父母都没有再跟阿豪提及相亲。月底周末与父亲从山坑里钓鱼回来的路上，父亲话里有话，「有些事该继续还得继续啊。」

阿豪没有回答。

当晚回去，家里多了个陌生短发女子。

「这是阿珍，她妈妈是我老同学了，难得过来，请她吃餐饭。阿珍在三中教书，离你单位很近。」不等阿豪母亲使眼色，阿豪父亲就拿出刚钓回来的鱼递给阿豪，「来，给阿珍看看山坑的鱼多活。」

阿豪心里知道，一个月的「放风期」正式过去了。

女孩话不多，看起来也是不太主动找话题聊天的人，有一句没一句聊着吃完饭后，阿豪送阿珍回家。不知道是被小护士们弄得糟心还是感觉不对，阿豪对阿珍完全没兴趣，一路无言。

阿珍也是如此，半路拦了架三轮车，道了别。

很自然，两人没了下文。

父母只好又托媒人了。几天后，李姨兴冲冲来到阿豪家，拿出手机，找出一张相片：手机里的女子，及肩短发，笑容明艳。

「这女孩在银行上班，很高，1 米 68，长得也很俏，条件没得说。她呢，要求高，想找个身高 1 米 8 的，至少大学学历，有稳定工作，样貌还要俊俏的。她妈妈跟我一说，我就想到你，这条件就你们家阿豪适合。这次你们真的捡到宝了！」

阿豪咧咧嘴说，他也就 1.75，不符合人家要求。

李姨大笑，「还说你们大学生哩，真是死读书读死书，四舍五入不知道啊，1 米 75 五入就 1 米 8 了。」

阿豪苦笑：「这也行？！」

李姨又拍胸口保证了：「真的行，你们俩我都见了，气质很登对。要是成了，你们家基因可强大了，孩子肯定 1 米 8，帅过周润发。」

一听到「后代基因」，阿豪母亲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催着阿豪立马加了女孩微信。阿豪父亲则从房间里拿出双内增高鞋，扫扫尘，说：「这是我跟你妈结婚 30 周年补拍婚纱照时特意买的，只穿过一天，真皮，你穿着去吧。」

阿豪无奈，也知道父母老革命家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倔气，当晚就约了女孩。

见面时，女孩加班回来还没来得及换衣服，穿着一身工装来到咖啡厅。脱下外套，是白色修身毛衣，衬托得女孩高挑白净。穿了增高皮鞋，1米75变1米79，牛仔裤加灰色高领毛衣，带着眼镜的阿豪也很是斯文。

两人引来咖啡厅不少人注目。女孩点了杯卡布奇诺，拍了张相片，就把手机放在一边。

聊天中，女孩谈工作时间看到的八卦，「前一脚丈夫来存私房钱，后一脚其妻子来取钱」，阿豪则就地取材，吐槽相亲经历，女孩笑得拍台又捂肚。

聊完阿豪开车送女孩回家路上，女孩从包里摸出一盒烟，问：「介意吗？」

阿豪说，随意。

于是，女孩点着烟，摇下车窗，往外缓缓吐着烟圈。被风吹乱的头发打在女孩侧着的左脸上，阿豪第一次觉得，吸烟的女孩也可以如此性感，以及帅气。

两人又在城里兜了几圈才回去。

睡前刷了下朋友圈，阿豪看到女孩发了咖啡的黑白相片，配文：今晚的咖啡难得不错。刚想点个赞，图片下一条评论弹了出来：他们上个月换了咖啡师。

阿豪定睛一看，留言的那个人，竟然是前几天刚刚在家里见过的三中老师阿珍！他赶紧点开对方朋友圈：两人一起吃饭，两

人在洱海边骑自行车，她们还一起去过西藏，原来是闺蜜！

想起小护士，阿豪顿时有种不好的感觉：「前车之鉴，只是『认识的』都出事了，别说两个闺蜜！」

第二天午休时间，阿豪给银行的那个女孩发去信息：「我对你感觉挺好的。但有件事得告诉你，我和你的朋友相亲过，就是那个三中的老师。介意吗？」

没想到女孩发过来两个惊叹号：「！！阿珍？！我很介意！」

阿豪心又凉了，强装客气：「没关系，我理解，闺蜜嘛。」

没想到女孩回的信息是：「只是闺蜜的话我倒不介意，而是，她是我『前女友』。本想迟点告诉你，我是『双儿』。但我父母不知道。」

这条信息把阿豪惊得从座位上弹了起来，手机一扔，点了根烟：「连女人都开始来竞争女人了？！什么世道。」

阿豪没有把真相告诉父母和李姨，而是跟李姨下了通牒：「相互认识的女孩不要再介绍了。」

李姨也是无奈：「你都不知道，我现在一说你家情况吧，人家就说，啊，是那个 xx 局的，开着黑色粤 Fxxxx，叫阿豪的，是吧？怎么还是他？」

经历了这些，以至于后来的许多次相亲，阿豪说，「没有太多的印象，很多都是见一两次没感觉。」

全国单身人群 2.4 亿，大城市单身率超 50%，相亲成为走向婚姻的「捷径」。每两个返乡过年的单身青年中，就有一个在相亲的路上，「相亲」能带给你什么：爱情？婚姻？或者两者皆有？

本专栏为非虚构作品，记录大家相亲路上遇到的故事。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文中人物均为化名。

该盐选专栏共 8 章，87% 未读

[继续阅读](#)



VIP



[盐选专栏](#)

人间相亲故事：彩礼、骗婚、婚姻鄙视链

人间theLivings

共 8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00~~

编辑于 2020-06-28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, 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